

古本水滸傳

(二)

施耐庵著



责任编辑：雷光照
封面设计：庄珠娣

古本水浒传
(二)

施耐庵 著
蒋祖钢 校勘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1.625印张 277,000字 印数：1—138,000 1925年8月第1版
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700 定价：2.15元

目 录

-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(1)
船火儿夜闹浔阳江
-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(12)
黑旋风斗浪里白条
-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(23)
梁山泊戴宗传假信
-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(39)
白龙庙英雄小聚义
-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(48)
张顺活捉黄文炳
-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(61)
宋公明遇九天玄女
-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(71)
黑旋风沂岭杀四虎
-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(85)
病关索长街遇石秀
-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(97)
石秀智杀裴如海

-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(110)
拼命三火烧祝家店
-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(120)
宋公明一打祝家庄
-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(131)
宋公明两打祝家庄
-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(139)
孙立孙新大劫牢
-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(151)
宋公明三打祝家庄
-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(161)
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-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(172)
柴进失陷高唐州
-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(182)
李逵独劈罗真人
-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(194)
黑旋风下井救柴进
-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(203)
呼延灼摆布连环马
-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(212)
汤隆赚徐宁上山
-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(222)
宋江大破连环马
-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(232)
众虎同心归水泊

-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(242)
宋江闹西岳华山
-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(251)
晁天王曾头市中箭
-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(261)
张顺夜闹金沙渡
-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(272)
劫法场石秀跳楼
-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(286)
关胜议取梁山泊
-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(295)
宋公明雪天擒索超
-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(304)
浪里白条水上报冤
-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(313)
吴用智取大名府
-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(322)
关胜降水火二将
-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(332)
卢俊义活捉史文恭
-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(342)
宋公明义释双枪将
-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(350)
宋公明弃粮擒壮士
-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(357)
梁山泊英雄惊恶梦

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

话说当下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赍发了那个教师，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钻过这条大汉，睁着眼喝道：“这厮那里学得这些鸟枪棒，来俺这揭阳镇上逞强，我已分付了众人休睬他，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，把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！”宋江应道：“我自赏他银两，却干你甚事？”那大汉揪住宋江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敢回我话！”宋江道：“做甚么不敢回你话？”那大汉提起双拳，劈脸打来，宋江躲个过。那大汉又赶上一步来，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，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，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跄一交，颠翻在地。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，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。两个公人劝住教头，那大汉从地下爬将起来，看了宋江和教头说道：“使得使不得，教你两个不要慌。”一直望南去了。

宋江且请问：“教头高姓？何处人氏？”教头答道：“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，姓薛，名永，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，为因恶了同僚，不得升用，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，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虫薛永。不敢拜问恩官高姓大名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姓宋，名江，祖贯郓城县人氏。”薛永道：“莫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薛永听罢便拜，宋江连忙扶住道：“少叙三杯如何？”薛永道：“好，正要拜识尊颜，却为无门得遇兄长。”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，同宋江便往邻近酒肆内去吃酒。只见酒家说道：“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卖与你们吃。”宋江问道：“缘何不卖与我们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却才和你们厮打的大汉，已使人分付了；若是卖与你们吃

时，把我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。这人是此间揭阳镇上一霸，谁敢不听他说？”宋江道：“既然恁地，我们去休，那厮必然要来寻闹。”薛永道：“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，一两日间，也来江州相会，兄长先行。”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，辞别了自去。

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，又自去一处吃酒，那店家说道：“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吃？你枉走，甘自费力，不济事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做声不得。连连走了几家，都是一般话说。三个来到市梢尽头，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。宋江问时，都道：“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，不许安着你们三个。”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，三个便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上走，看看见一轮红日低坠，天色昏暗。宋江和两个公人，心里越慌。三个商量道：“没来由看使枪棒，恶了这厮！如今闪得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？”只见远远地小路上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。宋江见了道：“兀那里灯光明处，必有人家，遮莫怎地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公人看了道：“这灯光处又不在正路上。”宋江道：“没奈何。虽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么不紧。”三个人当时落路来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。

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，庄客听得，出来开门道：“你是甚人，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！”宋江陪着小心答道：“小人是犯罪配送江州的人，今日错过了宿头，无处安歇，欲求贵庄借宿一宵，来早依例拜纳房金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且在这里少待，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”庄客入去通报了，复翻身出来说道：“太公相请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草堂上，参见了庄主太公。太公分付教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，就与他们些晚饭吃。庄客听了，引去门首草房下，点起一碗灯，教三个歇定了。

取三分饭食、羹汤、菜蔬，教他三个吃了。庄客收了碗碟，自入里面去。两个公人道：“押司，这里又无外人，一发除了行枷，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宋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时去了行枷，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。看见星光满天，又见打麦场边屋后，是一条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里。三个净了手，入进房里，关上门去睡。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：“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留俺们歇这一夜。”正说间，听得里面有人点火把来打麦场上，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在门缝里张时，见是太公引着三个庄客，把火一到处照看。宋江对公人道：“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，件件定要自来照管。这早晚也不肯去睡，琐琐地亲自点看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得外面有人叫开庄门。庄客连忙来开了门，放入五七个人来，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，背后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张看时，“那个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打我们的那汉。”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：“小郎，你那里去来？和甚人厮打？日晚了，拖枪拽棒？”那大汉道：“阿爹不知，哥哥在家里么？”太公道：“你哥哥吃得醉了，去睡在后面亭子上。”那汉道：“我自去叫他起来，我和他赶人。”太公道，“你又和谁合口，叫起哥哥来时，他却不肯干休。你且对我说这缘故。”那汉道：“阿爹，你不知，今日镇上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，叵耐那厮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，便去镇上撒科卖药，教使枪棒，被我都分付了镇上的人，分文不要与他赏钱。不知那里走一个囚徒来，那厮做好汉出尖，把五两银子赏他，灭俺揭阳镇上威风。我正要打那厮，却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，打了一顿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里还疼。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，不许着这厮们吃酒安歇，先教那厮三个今夜没存身处。随后吃我叫了赌房里一伙人，赶将去客店里，拿得那卖药的来，尽气力打了一顿，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。明日送去江边，捆做一块，抛在江里，出那口鸟气。却只赶这两个公人押

的囚徒不着，前面又没客店，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。我如今叫起哥哥来，分投赶去，捉拿这厮。”太公道：“我儿休恁地短命相。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，却干你甚事！你去打他做甚么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曾伤重。快依我口便罢，休教哥哥得知。你吃人打了，他肯干罢？又是去害人性命！你依我说，且去房里睡了。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门打户，激恼村坊。你也积些阴德。”那汉不顾太公说，拿着朴刀，径入庄内去了。太公随后也赶入去。

宋江听罢，对公人说道：“这般不巧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却又撞在他家投宿，我们只宜走了好。倘或这厮得知，必然吃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说，庄客如何敢瞒？”两个公人都道：“说得是，事不宜迟，及早快走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们休从门前出去，掇开屋后一堵壁子出去罢。”两个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，三个人便趁星光之下，望林木深处小路上只顾走。正是慌不择路，走了一个更次，望见前面满目芦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滚滚，正来到浔阳江边。只听得背后喊叫，火把乱明，吹风胡哨赶将来，宋江只叫得苦道：“上苍救一救则个！”三人躲在芦苇丛中，望后面时，那火把渐近，三人心里越慌，脚高步低，在芦苇里撞。前面一看，不到天尽头，早到地尽处。一带大江拦截，侧边又是一条阔港。宋江仰天叹道：“早知如此的苦，从直住在梁山泊也罢。谁想直断送在这里！”

宋江正在危急之际，只见芦苇丛中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。宋江见了，便叫：“艄公，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，俺与你几两银子。”那艄公在船上问道：“你三个是甚么人？却走在这里来？”宋江道：“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，一味地撞在这里。你快把船来渡我们，我多与你些银两。”那艄公早把船放得拢来，三个连忙跳上船去。一个公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，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撇开了船。那艄公一头搭上橹，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响声，心中暗

喜。把橹一摇，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。

岸上那伙赶来的人，早赶到滩头。有十数个火把，为头两个大汉，各挺着一条朴刀，随从有二十余人，各执枪棒，口里叫道：“你那艄公，快摇船拢来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做一块儿伏在船舱里，说道：“艄公，却是不要拢船，我们自多谢你些银子。”那艄公点头，只不应岸上的人，把船望上水咿咿哑哑的摇将去。那岸上这伙人大喝道：“你那艄公，不摇拢船来，教你都死！”那艄公冷笑几声，也不应。岸上那伙人又叫道：“你是那个艄公？直恁大胆！不摇拢来！”那艄公冷笑应道：“老爷叫做张艄公，你不要咬我鸟。”岸上火把丛中那个长汉说道：“原来是张大哥，你见我弟兄两个么？”那艄公应道：“我又不瞎，做甚么不见你？”那长汉道：“你既见我时，且摇拢来和你说话。”那艄公道：“有话明朝来说，趁船的要去得紧。”那长汉道：“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。”那艄公道：“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，衣食父母，请他归去吃碗板刀面了来。”那长汉道：“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。”那艄公道：“我的衣饭，倒摇拢来把与你，倒乐意！”那长汉道：“张大哥，不是这般说，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，你且拢来。”那艄公一头摇橹，一面说道：“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，却是不摇拢来，倒吃你接了去！你两个只得休怪，改日相见。”宋江呆了，不听得话里藏阍，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：“也难得这个艄公救了我们三个性命。又与他分说，不要忘了他恩德。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。”

却说那艄公摇开船去，离得江岸远了。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，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。宋江道：“惭愧！正是‘好人相逢，恶人远离。’且得脱了这场灾难。”只见那艄公摇着橹，口里唱起湖州歌来。唱道：“老爷生长在江边，不爱交游只爱钱。昨夜华光来趁我，临行夺下一金砖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，都酥软了。宋江又想道：“他是唱耍。”三个正在舱里议论未了，只见那艄公放下

槽，说道：“你这个撮鸟，两个公人，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，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！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？却是要吃馄饨？”宋江道：“家长休要取笑！怎地唤做板刀面？怎地是馄饨？”那艄公睁着眼道：“老爷和你耍甚鸟！若还要吃板刀面时，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艄板底下，我不消三刀五刀，我只一刀一个，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。你若要吃馄饨时，你三个快脱了衣裳，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。”宋江听罢，扯定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正是‘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’”那艄公喝道：“你三个好好商量，快回我话。”宋江答道：“艄公不知，我们也是没奈何，犯下了罪，迭配江州的人，你如何可怜见，饶了我三个！”那艄公喝道：“你说甚么闲话！饶你三个？我半个也不饶你。老爷唤作有名的狗脸张爷爷，来也不认得爹，去也不认得娘。你便都闭了鸟嘴，快下水里去！”宋江又求告道：“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、财帛、衣服等项，尽数与你，只饶了我三个性命。”那艄公便去艄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，大喝道：“你三个要怎地？”宋江仰天叹道：“为因我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犯下罪责，连累了你两个。”那两个公人也扯着宋江道：“押司，罢，罢！我们三个一处死休。”那艄公又喝道：“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，跳下江去。跳便跳，不跳时，老爷便剁下水里去。”

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，望着江里。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槽声响，艄公回头看时，一只快船飞也似从上水头急溜下来，船上有三个人，一条大汉手里横着托叉，立在船头上。梢头两个后生，摇着两把快槽，星光之下，早到面前。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道：“前面是甚么艄公，敢在当港行事？船里货物，见者有分。”这船艄公回头看了，慌忙应道：“原来却是李大哥，我只道是谁来。大哥又去做买卖，只是不曾带挈兄弟。”大汉道：“张家兄弟，你在这里又弄这一手！船里甚么行货？有些油水么？”艄公答道：“教你得知好笑。我这几日没道路，又赌输了，没一文，正在

沙滩上闷坐，岸上一伙人赶着三头行货，来我船里。却是两个鸟公人，解一个黑矮囚徒，正不知是那里人。他说道，送配江州来的，却又项上不带行枷。赶来的岸上一伙人，却是镇上穆家哥儿两个，定要讨他，我见有些油水吃，我不还他。”船上那大汉道：“咄！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”宋江听得声音厮熟，便舱里叫道：“船上好汉是谁？救宋江则个！”那大汉失惊道：“真个是我哥哥，早不做出来！”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，星光明亮，那船头上立的大汉正是混江龙李俊。背后船梢上两个摇橹的，一个是出洞蛟童威，一个是翻江蜃童猛。这李俊听得是宋公明，便跳过船来，口里叫苦道：“哥哥惊恐。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，误了仁兄性命。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船出来江里，赶些私盐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！”那艄公呆了半晌，做声不得，方才问道：“李大哥，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李俊道：“可知是哩！”那艄公便拜道：“我那爷，你何不早通个大名，省得着我做出歹事来，争些儿伤了仁兄。”宋江问李俊道：“这个好汉是谁？请问高姓？”李俊道：“哥哥不知，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，姓张，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单名横字，绰号船火儿，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。”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。

当时两只船并着摇奔滩边来，缆了船，舱里扶宋江并两个公人上岸。李俊又与张横说道：“兄弟，我常和你说，天下义士，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郢城宋押司，今日你可仔细认着。”张横敲开火石，点起灯来，照着宋江，扑翻身，又在沙滩上拜道：“望哥哥恕兄弟罪过。”张横拜罢，问道：“义士哥哥为何事配来此间？”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说了。“今来送配江州。”张横听了说道：“好教哥哥得知，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，长的便是小弟，我有个兄弟，却又了得，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，没得四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，更兼一身好武艺。因此人

起他一个异名，唤做浪里白条张顺。当初我弟兄两个，只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”宋江道：“愿闻则个。”张横道：“我弟兄两个，但赌输了时，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净处做私渡。有那一等客人贪省贯百钱的，又要快，便来下我船。等船里都坐满了，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，背着一个大包，也来趁船。我把船摇到半江里，歇了橹，抛了钉，插一把板刀，却讨船钱，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，我便定要他三贯。却先问兄弟讨起，教他假意不肯还我，我便把他来起手，一手揪住他头，一手提定腰胯，扑通地摔下江里，排头儿定要三贯，一个个都惊得呆了，把出来不迭。都敛得足了，却送他到僻净处上岸。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，等没了人，却与兄弟分钱去赌。那时我两个只靠这道路过日。”宋江道：“可知江边多有主顾来寻你私渡！”李俊等都笑起来。张横又道：“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业，我便只在这浔阳江里做些私商。兄弟张顺，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卖鱼牙子。如今哥哥去时，小弟寄一封书去。只是不识字，写不得。”李俊道：“我们去村里央个门馆先生来写。”留下童威、童猛看船。三个人跟了李俊，张横提了灯，投村里来。

走不过半里路，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。张横说道：“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。”李俊道：“你说兀谁弟兄两个？”张横道：“便是镇上那穆家哥儿两个。”李俊道：“一发叫他两个来拜了哥哥。”宋江连忙说道：“使不得，他两个赶着要捉我。”李俊道：“仁兄放心，他弟兄不知是哥哥。他亦是我们一路人。”李俊用手一招，胡哨了一声，只见火把人伴都飞奔将来。看见李俊、张横都恭奉着宋江做一处说话，那弟兄二人大惊道：“二位大哥如何与这三人厮熟？”李俊大笑道：“你道他是兀谁？”那二人道：“便是不认得。只见他在镇上出银两赏那使枪棒的，灭俺镇上威风，正待要捉他。”李俊道：“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公明哥哥，你两个还

不快拜。”那弟兄两个撇了朴刀，扑翻身便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不期今日方得相会。却才甚是冒渎，犯伤了哥哥，望乞怜悯恕罪。”宋江扶起二位道：“壮士，愿求大名。”李俊便道：“这弟兄两个富户，是此间人：姓穆，名弘，绰号没遮拦。兄弟穆春，唤做小遮拦。是揭阳镇上一霸。我这里有三霸，哥哥不知，一发说与哥哥知道。揭阳岭上岭下，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；揭阳镇上，是他弟兄两个一霸；浔阳江边做私商的，却是张横、张顺两个一霸。以此谓之三霸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我们如何省得？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，望乞放还了薛永。”穆弘笑道：“便是使枪棒的那厮？哥哥放心，随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来还哥哥。我们且请仁兄到敝庄伏礼请罪。”李俊说道：“最好，最好！便到你庄上去。”穆弘叫庄客着两个去看了船只，就请童威、童猛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。一面又着人去庄上报知，置办酒食，杀羊宰猪，整理筵宴。

一行众人等了童威、童猛，一同取路投庄上来，却好五更天气。都到庄里，请出穆太公来相见了，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。宋江与穆太公对坐。说话未久，天色明朗，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进来，一处相会了。穆弘安排筵席，管待宋江等众位饮宴，至晚都留在庄上歇宿。次日，宋江要行，穆弘那里肯放，把众人都留庄上，陪侍宋江去镇上闲玩，观看揭阳市村景致。又住了三日，宋江怕违了限次，坚意要行，穆弘并众人苦留不住，当日做个送路筵席。次日早起来，宋江作别穆太公并众位好汉，临行分付薛永，且在穆弘处住几时，却来江州再得相会。穆弘道：“哥哥但请放心，我这里自看顾他。”取出一盘金银，送与宋江，又赍发两个公人些银两。临动身，张横在穆弘庄上央人修了一封家书，央宋江付与张顺，当时宋江收放包裹内了。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。穆弘叫只船来，取过先头行李下船。众人都在江边，安排行枷，取酒食上船饯行，当下众人洒泪而别。李俊、张横、穆弘、穆春、薛永、

童威、童猛一行人，各自回家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投江州来。这艚公非比前番，拽起一帆风篷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方才带上行枷，两个公人取出文书，挑了行李，直至江州府前来，正值府尹升厅。原来那江州知府，姓蔡，双名得章，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，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。那人为官贪滥，作事骄奢。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，抑且人广物盈，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。当时两个公人当厅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厅下。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非俗，便问道：“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？”两个公人告道：“于路上春雨淋漓，却被水湿坏了。”知府道：“快写个帖来，便送下城外牢城营里去，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”这两个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营内交割。当时江州府公人赍了文帖，监押宋江并同公人，出州衙，前来酒店里买酒吃。宋江取三两来银子，与了江州府公人，当讨了收管，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候。那公人先去对管营差拨处，替宋江说了方便，交割讨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这两个公人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，千酬万谢，相辞了入城来。两个自说道：“我们虽是吃了惊恐，却赚得许多银两。”自到州衙府里伺候，讨了回文，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。

话里只说宋江又自央浼人情，差拨到单身房里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。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并人事。营里管事的人，并使唤的军健人等，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。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。少刻引到点视厅前，除了行枷，参见管营，为得了贿赂，在厅上说道：“这个新配到犯人宋江听着：先朝太祖武德皇帝圣旨事例，但凡新入流配的人，须先打一百杀威棒，左右与我捉去背起来。”宋江告道：“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，至今未曾痊愈。”管营道：“这汉端的象有病的，不见他面黄肌瘦，有些病症。且与他权寄下这顿棒。此人既是县吏出身，着他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。”就

时立了文案，便教发去抄事。宋江谢了，去单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顿了。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，都买酒来庆贺。次日，宋江置备酒食，与众人回礼。不时间，又请差拨牌头递杯，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。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，单把来结识他们。住了半月之间，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。

自古道：“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”。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，那差拨说与宋江道：“贤兄，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？今已一旬之上。他明日下来时，须不好看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。那人要钱，不与他。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，只顾问宋江取不妨。那节级要时，一文也没。等他下来，宋江自有话说。”差拨道：“押司，那人好生利害，更兼手脚了得。倘或有些言语高低，吃了他些羞辱，却道我不与你通知。”宋江道：“兄长由他，但请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与他，也不见得。他有个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见得。”正恁的说未了，只见牌头来报道：“节级下在这里了，正在厅上大发作，骂道：‘新到配军，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！’”差拨道：“我说是么，那人自来，连我们都怪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差拨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，小可且去和他说话。”差拨也起身道：“我们不要见他。”宋江别了差拨，离了抄事房，自来点视厅上，见这节级。不是宋江来和这人厮见，有分教：江州城里，翻为虎窟狼窝；十字街头，变作尸山血海。直教：撞破天罗归水浒，掀开地网上梁山。毕竟宋江来与这个节级怎么相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

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，出抄事房来，到点视厅上看时，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，高声喝道：“那个是新配到囚徒？”牌头指着宋江道：“这个便是。”那节级便骂道：“你这黑矮杀才，倚仗谁的势要，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？”宋江道：“‘人情人情，在人情愿’，你如何逼取人财？好小哉相！”两边看的人听了，倒捏两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骂：“贼配军，安敢如此无礼！颠倒说我小哉！那兜驮的，与我背起来，且打这厮一百讯棍。”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见说要打他，一哄都走了，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。那人见众人都散了，肚里越怒，拿起讯棒便奔来打宋江。宋江说道：“节级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”那人大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是我手里行货，轻咳嗽便是罪过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便寻我过失，也不到得该死。”那人怒道：“你说不该死，我要结果你也不难，只似打杀一个苍蝇。”宋江冷笑道：“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，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，却该怎地？”那人听了这话，慌忙丢了手中讯棍，便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宋江道：“我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，你问我怎地？”那人慌了手脚，拖住宋江问道：“你正是谁？那里得这话来？”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。”那人听了大惊，连忙作揖，说道：“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。”宋江道：“何足挂齿！”那人便道：“兄长，此间不是说话处，未敢下拜。同往城里叙怀，请兄长便行。”宋江道：“好，节级少待，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。”

宋江慌忙到房里取了吴用的书，自带了银两，出来锁上房门，分付牌头看管，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里，奔入江州城里来，去一